

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古墓之谜

黄 峻 / 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古 墓 之 谜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黄 峻 译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古墓之谜

MURDER IN MESOPOTAMIA

Copyright: Agatha Christie Mallowan 1936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黄 峻
责任编辑：李佩衡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阳宝莲彩印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数：197 千字
张：9.12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478-3/I·989
定 价：19.80 元

黔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黔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PDFG

前 言 贾尔斯·赖利博士

本书所叙述的事件大约发生在四年以前。在我看来，把事件的本来面目形成文字，刊行于世，已是势所必需。那些荒谬绝伦、掩盖事实真象的流言和诸如此类的不经之谈，一直广为流传。特别是在美国的书报杂志上，肆意曲解更是连篇累牍。

显然，事件的报道不应出自一个考古队员之手。考古队员理所当然会被认为持有偏见。

因此，我建议艾米·丽瑟莲小姐应当担负起这项工作，她来撰写是最合适不过了。她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由于她以前同波茨坦大学赴伊拉克考古队没有牵连，所以不致于引起误解。而且她是一个观察敏锐的目击者，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见证人。

劝说丽瑟莲小姐承担这项工作，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事实上，劝说她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困难的事情之一——甚至在此书脱稿后，她竟奇怪地不让我一睹她的手稿。我发现这多半是因为她在书中对我的女儿希拉，用了一些批评的言辞。我很快要她抛弃这个想法，使她相信现今孩子们可以在报纸上肆无忌惮地批评他们的父母；当他们自己受到责难时，做父母的只应该感到非常高兴。再则，是因为她在文笔方面过于自谦，她希望我会“纠正语法上的错误以及其他什么的”。恰恰相反，我是只字未改。我认为丽瑟莲小姐的文笔生动，别具一格，而且十分得当。如果她在一段文字中称赫尔克里·波洛为“波洛”，在另一段文字中又称他为“波洛先生”，像这样的变化使人觉得趣味无穷；一会儿她会说：“别忘了她的礼貌。”（医院的护士们是很恪守礼节的）一会儿当她专注于讲述到纯粹是人们本身时——她又把最起码的礼貌给忘了！

我惟一的所做的事，就是借助于丽瑟莲小姐的一个朋友提供的一封信——不揣冒昧地写下了第一章。我期望它能与此书的封面设计一样，具有这样的特征——那就是使人们对此事件的叙述者能有一个粗略的印象。

目 录

前 言	贾尔斯·赖利博士	(1)
第一章	引 子	(1)
第二章	艾米·丽瑟莲小姐的自述	(4)
第三章	流言蜚语	(12)
第四章	我到达哈桑	(18)
第五章	特勒亚里	(28)
第六章	第一天傍晚	(34)
第七章	窗户旁边的人	(48)
第八章	深夜惊梦	(59)
第九章	利德勒太太的铁闸	(67)
第十章	星期六下午	(78)
第十一章	一件怪事	(84)
第十二章	“我不相信……”	(91)
第十三章	赫尔克里·波洛来了	(97)
第十四章	我们中的一个	(109)
第十五章	波洛提出建议	(118)
第十六章	可疑的人	(128)
第十七章	洗脸架旁的血迹	(136)
第十八章	赖利医生家的午茶	(146)

第十九章	新的怀疑.....	(160)
第二十章	约翰逊小姐,麦卡杜太太,赖特先生	(170)
第二十一章	麦卡杜先生,理查德·凯利	(185)
第二十二章	大卫·埃默特,拉维涅神父和一个发现	(195)
第二十三章	我的幻觉.....	(209)
第二十四章	谋杀是一种习惯.....	(221)
第二十五章	自杀还是谋杀.....	(227)
第二十六章	下一个就是我.....	(237)
第二十七章	旅行的开始.....	(245)
第二十八章	旅行的结束.....	(273)
第二十九章	再 见.....	(283)

第一章 引 子

在巴格达^①的底格里斯王宫旅馆的大厅里，一位医院的护士正在写信，她的钢笔尖在信纸上沙沙地滑动着。

……好吧，亲爱的，我想这的确就是我所有的消息了。我得说能见点世面还是极不错的——虽然，我每次都认为我最喜欢的还是英国，谢谢你！你是不会相信巴格达是如此的肮脏和零乱——一点儿都不像你从《一千零一夜》里所想象的那样富有诗情画意。当然，如果你只是在河上漫游，景色也还秀丽。可是，城镇的本身却太可怕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商店。凯尔西

① 伊拉克首都。——译注。

少校领着我逛了逛市场，不容否认市场有种古色古香的风味——然而全都是些微不足道的货色，市场上的人们一个劲地老是敲打着铜盆，直到把你的头都敲疼了——要不是我有把握能弄干净的话，我实在不愿意用这些东西。你得要千万留意，别让铜盆上的铜绿沾到你的身上。

倘若赖利医生替我洽谈的工作有什么消息的话，我一定写信让你知道。他说这位美国绅士正在巴格达，今天下午可能会来看我。这全都是为了他的妻子——如赖利医生所说的，她患了“幻觉症”。除了这些，他也没说什么了。不用说，亲爱的，人们都知道这病通常是怎么回事。（不过我希望可别真的就是“精神分裂症”！）自然啦，赖利博士尽管什么也没说——但是他却带着一种表情——不知你能否领会我的意思。这位利德勒博士是个考古学家，他正在沙漠中的某个地方为美国的一家博物馆发掘一个城堡。

得啦，亲爱的，我就写在这儿吧。你告诉我的关于小斯达宾的事情简直哭死人了！玛特朗究竟说了些什么？

不多写了。

永远是你的
艾米，丽瑟莲

她把信纸往信封里一塞，在信封上写下：伦敦，圣克利斯托弗医院，柯雪姐姐收。

当她把笔帽套上钢笔时，一个本地的孩子走到了她的面前。

“有一位绅士要见您。叫利德勒博士。”

丽瑟莲护士转过身来，看见了一个男子，中等身材，微微驼背，棕色胡须，眼神温存而又疲惫。

利德勒博士看见的是一位亭亭玉立，满怀信念的三十二岁的妇女，一张诙谐、幽默的面孔，镶嵌着一对微微突出的蔚蓝色的眼睛，金黄色的秀发闪闪发光。他思量，她看上去正如那种生气勃勃的医院护士所应该显示的那样：快乐、健壮、伶俐、庄重。

他琢磨着，丽瑟莲护士看来挺合适。

第二章 艾米·丽瑟莲小姐的自述

我无意当一名作家，也不打算参与任何有关写作的事宜。我着手这项工作完全是出于赖利医生的请求。不知怎么的，当赖利医生要求你干一件事的时候，你就是没法拒绝。

“哎呀，可是，医生，”我说，“我不是一个舞文弄墨的人——一点都不是呀。”

“别这么说。”他说，“如果你乐意的话，就把它当作病例来写。”

唉，只好这样了，你们就按照病例来看吧。

赖利医生继续说着。他说，对在特勒亚里^①所发生的事情，给予一个不加掩饰而又直率的评判是特别需要的。

^① 伊拉克一地名。——译注。

“如果让一个当事人来写的话,那不会令人信服。人们将认为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偏见。”

这无疑也是对的。我可以说我既是一个局内人,又是一个局外人。

“你为什么亲自不亲自写呢,医生?”我问道。

“我当时不在现场——你在,另外,我的女儿也不让我写。”

他屈服于他那毛丫头,简直已达到了有失颜面的地步。这话就要滑到嘴边的时候,我瞧见他的眼睛在眨着。这是赖利医生最糟糕不过的习惯了。你决不会知道他是否是在开玩笑,他总是用同样一种低沉、忧郁的嗓音来说话——有一半的时间眼睛都在眨巴眨巴。

“好吧,”我含含糊糊地说,“我想我能够写的。”

“你当然能写。”

“可是,我实在不知道如何下笔。”

“对此有个很好的先例。在开头的时候开头,一直写到结束,然后就停下来。”

“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怎样开头哩。”我惶惑不安地说。

“真的,护士,比起知道如何结尾来说,开头这种困难真算不了什么。至少可以说,当我不得不要作一次演讲时,我就处于这种状况。有人竟会拉着我的上衣后摆,用力把我拉下讲台。”

“哈,你在开玩笑,医生。”

“不,我是相当严肃的。那么,你看这事怎么样?”

还有一件事令我担忧。我犹豫了片刻说:“你知道,医

生，我担心我往往会——呃，有时会对人物评头品足的。”

“嗨！你呀，你对个人评论得越多越好！这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不是摆在橱窗里陈列的那种假人。评论——偏见——恶意——你爱怎么干都成！按照你自己的手法来写。以后，我们总可以摒弃那些中伤的言辞！写吧，你是一个明智的女人，你会对此事作出一个明智而又切合实际的报道。”

事情就算是讲妥了，我答应尽我最大的努力。

我就从这儿开始吧。不过，正如我对医生所说的那样，知道从哪儿讲起真令人为难。

我想，我应该把自己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今年三十二岁，我的名字叫艾米·丽瑟莲。我是在圣克利斯托弗医院接受医护训练的，以后又在产妇医院工作了两年，并做了很长一段时期的私人护理。后来，我又在得文广场的本黛克丝小姐的育婴院里工作了四年。我陪同一位名叫凯尔西太太的人来到巴格达。她在生育时，我曾服侍过她。她要同她的丈夫一同去巴格达，并事先在那儿雇了一个同她在巴格达的朋友已相处了数年的保姆。原先主人家的孩子要回国上学，保姆已答应在他们离开时，就到凯尔西太太这儿来。凯尔西太太是一个娇弱的人，带着这样一个婴儿出门旅行真感到忐忑不安。因此，凯尔西少校安排我一道去，以照顾她和孩子。如果没有人在返回的旅程中需要护理的话，他们将付给我返程的旅费。

噢！没有必要再来描写凯尔西夫妇了——这婴儿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宝贝。凯尔西太太尽管是那种有点儿多愁好

烦的人，她还是相当厚道的。我非常喜欢航海，也从来没在海上长途旅行过。

赖利医生站在海轮甲板上。他黑发，长脸，能用低沉、忧伤的语调说出各种各样的奇闻趣事。我总认为他喜欢作弄我，常常说出些荒诞不经的事情看我是否相信。他在一个名叫哈桑^①的地方做民间医生——哈桑离巴格达有一天半的路程。

当我在巴格达呆了大约有一个星期的光景，我与他邂逅相遇。他问起我什么时候离开凯尔西夫妇。我回答说，他的问话实在令人发笑。因为，事实上莱特夫妇（我提到过的凯尔西太太的朋友）已把预定回国的时间提前了。他们的保姆没事马上就会来的。

他讲他已经听说了有关莱特夫妇的消息，所以才来问我的。

“说真的，护士，我为你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工作。”

“一个病人？”

他皱起了眉头似乎在考虑。

“还不能说是一个病人。不过是位太太，有——我可以说——幻觉症。”

“嗨！”我说道。

（人们通常都知道这病意味着什么——药水啦药片啦什么的。）

赖利医生没有深说下去，他的举止言谈是比较拘谨的。

^① 伊拉克北部一城市。——译注。

“是的，”他说，“这人名叫利德勒太太，丈夫是个美国人——确切地说是个美籍瑞典人。他是美国一个大考古队的负责人。”

他向我谈到了这个考古队在如何发掘古代亚述^①的一个大城市的废墟，这个城市有点像尼尼微^②。考古队的住地实际上离哈桑并不很远，只是地处冷僻罢了，以及利德勒博士为他妻子的身体已经一直苦恼了不少时间。

“她伶仃一人整天置身于土著人之中吧？”我问。

“哦，不，他们有不少人——七个还是八个。我可不认为她会伶仃一人呆在住地。她处于那样一种怪诞的精神状态，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利德勒肩负大量的工作，他还是狂热地爱着他的妻子。知道妻子处于这种病态，他实在感到忧心忡忡。他觉得，如果他能找到一个可以信赖的，并且具有专业护理知识的人来照料他的妻子，他一定会感到高兴一些。”

“利德勒太太本人对这事想法如何呢？”

赖利医生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利德勒太太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可是，她对任何事情却很少在两天之内不改变主意。不过，总的来说她赞成这种想法。”他又说，“她是一个古怪的女人，八成是在装模作样。我猜想，她是第一流会说谎的人——但是，利德勒却好像虔诚地相信她的病是被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所吓出来的。”

① 古代东方一奴隶制国家。——译注。

② 亚述的首都。——译注。

“她自己曾对你说过些什么吗，医生？”

“哦，她没找我看病！她不喜欢我，不管怎么说——总有些原因吧。是利德勒到我这儿来提出这个计划的。怎么样，护士，你对此有何想法？在回国前，你也该游览一下这个国家嘛——他们在这儿的发掘工作还有两个月，考古是挺有趣的。”

我迟疑了一会儿，把这事在脑海中思量了一番。“好吧，”我说，我真的这么想，“也许我可以试试。”

“好极了，”赖利博士说着嗓门也高了起来，“利德勒眼下正在巴格达。我就去告诉他要他来一趟，看看是否由他来同你把事情商议一下。”

那天下午，利德勒博士来到了旅馆。他是一个举止有些胆怯、犹豫的中年人，带着一种文雅、亲切而又满是孤独无助的神情。

他听上去好像十分钟爱他的妻子。然而对他的妻子到底患有什么毛病却很漠然。

“你瞧，”他用一种相当困惑的姿势捻着胡须说，这种姿势直到以后我才渐渐知道是他的癖性，“我的妻子的确处在一种神经不安的状态之中，我对她实在感到忧虑。”

“她的体质好吗？”

“是的——哦，是的，我想是好的。不，我没想到这病与她的体质有什么关系。但是，她——呃——臆想出一些东西，你知道。”

“是些什么呢？”我问。

可是，他撇开了这个话题，只是窘困地喃喃说道：“她压

根儿就是无中生有，实际上我也看不出这些恐惧又有什么根据。”

“她恐惧什么，利德勒博士？”

他含含糊糊地说：“哦，只是——精神上的恐惧，你知道。”

我暗自思忖，十有八九，那是药物所致。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多男人都没有意识到，只是奇怪为什么他们的妻子竟变得神经质，甚至气质上也发生了变化。

我问到利德勒太太本人是否赞成这种想法，由我来照顾她。他的神情豁然开朗起来。

“是啊，我吃惊了。我十分高兴地吃惊了。她说这是一个好主意。她还说她会觉得安全多了。”

这种说法使我感到惊愕不已。安全多了。这句话说得太古怪了。我开始猜利德勒太太有可能是个精神病患者。他带着一种孩子气的急切之情继续说着：

“我深信你同她会相处得很好的。她确实是个十分具有魅力的女人。”他释然一笑，“她会感到你将是她最大的安慰。我一瞧见你，便有这种同样的感觉。你看，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的话。你精力充沛，通情达理。我确信你正是露易丝所需要的人。”

“好吧，我们努力试试看吧，利德勒博士。”我兴冲冲地说，“我相信，我希望，我能够对你的妻子有些益处。也许，她对土著人或者有色人种感到神经不安吧？”

“啊，哎呀，不，”他摇了摇头，对我这个想法觉得有趣，“我的妻子非常喜欢阿拉伯人——她欣赏他们的质朴和诙